

爱阅读的人永远年轻

似
如
人
书
香



BTV 书香北京 编



译林出版社

书香似故人



BTV 书香北京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香似故人 / BTV书香北京编.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447-4393-8

I. ①书… II. ①B… III. ①读书活动—文集 IV. ①G252.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5333号

- 书 名 书香似故人
编 者 BTV书香北京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苏雪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393-8
定 价 2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黄永玉：从“浪荡汉子”到艺术大师 / 001

吉狄马加：我阅读，我青春 / 011

马未都：读书是人一生该拥有的习惯 / 016

吴建民：读书与我的魅力外交 / 025

白岩松：读书，才刚刚开始 / 033

濮存昕：与有肝胆者为友，从无字句处读书 / 039

蒋勋：《红楼梦》中的“情”和“还” / 047

陈履生：读书改变命运 / 059

林清玄：好孩子教不坏 坏孩子教不好 / 069

王立群：生命的活法 / 091

严歌苓：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 108

王树增：读点书，或许也是人的一种信仰 / 116

郅波：幸福的读书时代 / 123
叶朗：我是如何阅读经典的 / 132
朱伟：我倡导“坚硬阅读” / 145
胡海泉：我是一个爱诗的人 / 153

我小说的情绪主干就是这样，不用谴责，老老实实地把事实写给大家，不要掀起一种激烈的情绪。我也没有提纲，我想什么就写什么。写的方法可能也有一点意识流的。

——黄永玉

黄永玉：从“浪荡汉子”到艺术大师



90岁，人称“耄耋之年”，只有不多的人可以幸运地活到这样的年纪，一旦到了这样的年龄，夫复何求呢？而且也没有人再要求你做什么了，“活着”就是你所要做的所有的事了。但是黄永玉可不这样想，恐怕不是不这样想，而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是不停顿地做，他的创造力让他停不下来。2013年7月28日，《黄永玉全集》首发式在北京饭店举行，全集收录了黄永玉的美术与文学创作作品共14卷。其中，美术编8卷，文学编6卷。2013年8月16日，“黄永玉九十画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作品300余件，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两个展厅所展出的作品是其近十年的新作。2013年9月3日，黄永玉首部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在大家纷纷祝贺他新书出版的时候，黄永玉却说：“你想想看，一个老头到了90岁，脸上、全身都长了‘青苔’的时候才能出这部书，是个喜剧还是个悲剧？为什么到今天才能出版呢？我现在就想，如果在50岁，哪怕是60岁来写多好呢！真是想起来就遗憾。”

他的创作力之旺盛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承

办这次黄永玉九十岁画展的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陈履生先生感触最深：“在他的这次 90 岁画展之前的一个月，黄先生还花了四天的时间画了一幅（丈二）白描荷花。因为在他看来呢，一位画家最能见功力的是白描。在这次展览会有两幅白描，最近一个月画的白描荷花是最新的，是整个全场三百多件作品中最新的一件作品。我曾经说过，这件作品是黄先生的体检表。因为能够花四天时间画出这样巨幅的一幅画，他就不需要体检了，他身体很好。”

黄永玉的画涉猎很广，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荷花，他也由此被人称为“荷痴”。陈履生说黄永玉爱荷花真的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在北京通州构筑了万荷堂，他为自己取名叫万荷堂主人，也表明了他对荷花特别的欣赏。重要的是当代画家构筑一个万荷堂，作为自己的一个生活基地，整天能够见到荷花，能够感悟荷花，能够体会出这个朝阳和夕照不同的感觉。雨中的荷花、风中的荷花各有不同，那么这种情态正如当年郑板桥画竹子一样，‘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因此，他一以贯之地去画荷花，而且做这个近 20 年，从来没有停顿过，并且画幅越来越大。”

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那种清高、出世的孤傲，而是给人一种绚丽灿烂、蓬勃丰满的感觉。

这种对荷花的感情和由此而生的画风源自于他童年时期的经历，因为茂密的荷塘曾经是黄永玉幼年温暖的避难所。在他小时候，外婆家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每当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或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一动不动地待两三个钟头。

荷叶婆娑、荷花无语、流水潺潺，那一池荷花留给小小少年的该是怎样一种温暖的感觉呀！

在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黄永玉借由作品中的小小少年“序子”的口，说出了他当年的感受：

“序子喜欢一个人蹲在水里，只露出脑壳在水面上看水，想水，让水波轻轻拍着脸颊，拍着岩头。这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了，让所有人都忘记了——一种美丽的凄凉和悲哀。

“序子对贴着脸颊慢慢荡走的河波想：‘我晓得你们早晚流到哪里去的。洞庭湖、长江、大海，等我长大了我也会走的，你等着看好了，我会远远地走的！’”

谈到黄永玉笔下荷花的魅力，陈履生说：“荷花为什么如此吸引他，荷花的魅力在哪里？我们可以考察古往今来画荷花的画家。真正画荷花的是 20 世纪中的两位大家，一位是齐白石，一位是张大千。齐白石的荷花和张大千的荷花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画风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形式语言和笔墨风格几乎是一致的。人们一看就知道，哪个是齐白石的，哪个是张大千的。比如说齐白石画荷花，他拿出 100 张荷花出来，荷花的变化很小，所有变化只是说枝叶以及荷花本身的变化性，而没有这种绘画风格和样式上的变化性，张大千也是这样。黄永玉的所有荷花风格不是完全一样，绘画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有些荷花也未必有人认出是黄永玉的。有的和他的风格还完全不一样。他追求跟过去不一样，跟自己不一样，他在变化中寻求它的趣味性，很显然，如果用同样的一种方法画，这种趣味性无疑会衰减。比方说，齐白石的作品，就有在荷花下画鱼的不下万幅，他画了很多，但是这里面没有变化，很少有这种多样性的、趣味性的表达。黄永玉先生的荷花呢？这次我们通过展览会可以看到，就画法而言，它至少可以有 30 种不同的方式，如果在 30 种之间，再有其他穿插的话，就会形成无数种丰富性的变化。他不固定于一种画法，我想这是他

最大的特点。我想一个艺术家如果固定了自己的画法的话，就限制了他自己的创造精神，创造的活力以及他这种趣味性的表达。因此这也是我们欣赏黄永玉先生荷花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有人说黄永玉的画不是中国画，对于这一点，陈履生有着他自己独到的看法：“黄永玉先生的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这一点是没错的。因为他的画风确实偏离了传统中国画的发展轨迹。但是我们今天要反问：在 21 世纪，我们的中国画应该是什么样？经历了 20 世纪中国绘画发展的改造、改革以及创新，实际上我们所见到的当代中国画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那么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黄永玉先生率先革除了传统中国绘画中的很多致命内容，比如说应该用毛笔绘画他用排笔，排笔就不可能有传统中国绘画的中锋用笔，这里面就发生了变革。另外他有时画荷花和荷叶的时候用丝瓜瓤蘸颜色，甚至不用笔了，也不用传统的毛笔或者少用传统的毛笔，或者是改用了西画中的排笔，这种技法层面上的改造无疑会带来形式上的变异。这种形式上的变异，从核心问题上来说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画的认可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画看笔墨，看气韵，看形神，有一些它的指标性，这个指标性并不是都建立在中锋和毛笔的基础上，尤其是经过 20 世纪发展之后。徐悲鸿画的中国画，人家当年也说它不是中国画，不是传统的中国画，那么蒋兆和与李斛等一批国立艺专的教授到中央美术学院，那这些教授们的画都认为不是中国画。因为他们画人物、画阴影、画天上的月亮等都用烘云托月的方法，这些方法都不是传统中国绘画的方法。黄永玉先生当年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他说以后谁要再说我的画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去。他认为我画的是不是中国画对于他来说不重要，但我认为，是不是

中国画对他来说很重要。”

你很难用几句话概括黄永玉。他是画家吧？当然，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是“画坛鬼才”，更是少有的“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样样精通。他是作家吗？也没错，黄永玉很早就对写作充满兴趣，他的表叔、著名作家沈从文非常欣赏他的文笔，多次对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大加赞赏。进入晚年之后，黄永玉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写作，近些年他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火里凤凰》、《比我老的老头》，诗集《一路唱回故乡》，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他是画家里最会写作的，作家里最会画画的，难道就仅此而已了吗？慢着，他还是个充满了艺术气质的建筑家。他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设计建造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大宅子，他把房子也当做了他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他所设计和建造的房舍几乎成为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这样一个干什么什么成，举手投足全是艺术的人该是出身于怎样的艺术世家呢？当你知道他读书只读过八年半，因为家境贫寒，12岁就只身出来闯荡世界的背景时，你会不会非常想知道：这个老头，他到底是如何修炼到今天这样一种成就的呢？

而黄永玉觉得是故乡给了他与众不同的创作灵感。对于他说来，“凤凰县是一个温馨的故土，一个肠断的故土。”谈到故乡，九十岁的黄永玉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生动起来：“凤凰这个地方有‘非常’，我越想越特别，特别的地方有对比，跟别的地方对比，没有比较就不特别了。比如说抗战，我们地方那么小，不到上万人，我们为抗战牺牲的就有四千到六千人。我1950年从香港回到凤凰，那个时候连鸡叫都少，我的家人就死了好几个。

“这么困难，哀哀欲绝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就是我是1924年生，凤凰县在1924年，可能更早一点，

就办了一个蚕业学校，就是养蚕的学校，在乡下，离凤凰县四五里路。我1950年回到凤凰县，跟几个同学又到那个蚕业学校去看，蚕业学校连黑板、教室那上面的课桌、讲台，包括教员的准备室中那个橱子里面，当时的解剖刀，一直没有人去碰它，没有人动它。那么既然我们可以走进去，当然就没有锁了，事实上，学校也没有锁。当时凤凰人民穷得财尽的时候，没有谁想过要去拿那个地方的一砖一瓦，几十年过去了，这么苦，都没有人动过。

“当时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什么道德，教育是多少年养成了那么一种习惯。并不是说规定不准去拿公家的，没有这个规定，没有一个老百姓想在生活苦的时候去动一动那个放在那里的东西。这是当时我们老百姓的作风。还有一个特别的事：你不要想凤凰人都是这么文明的，都是这么讲道理。1948年，凤凰全城的老百姓——男的、女的、老的，走了两百多里地，跑到一个比凤凰县大五六倍的那么一个城市沅陵，凤凰老百姓把沅陵全城都抢了，袜子都剥了。老百姓也没有什么拿着刀拿着枪，没有枪，听说是拿棍子，拿竹刀的有。那沅陵城看到凤凰人来了就吓坏了，什么都给了，然后凤凰人就满载而归。凤凰人这个脾气很不一样，讲理的时候是很讲道理的，不讲理的时候弄到这种程度，人家以为这都是编出来的故事，其实这是真的。”

从他的讲述中，你可以感到凤凰民风的桀骜不驯，这一点和黄永玉的性格非常吻合，他一生有很多时候都是漂泊不定的，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流浪的生涯中，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挚爱，虽然历经坎坷，多年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却一直保留着一颗童心和特立独行的性格。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他是如何养生的，他幽默地说：“晚睡觉、抽烟、不运动、不吃水果、聊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不养生。”而且年已九旬的他

还笑眯眯地说道：“我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还都看《非诚勿扰》。”

老年的黄永玉把更多精力放到了文学创作上，他说：“文学在乐器里面像是钢琴，它全面，表现什么都可以。小提琴也好听，也表现很多技巧，但表现很多东西，没有钢琴这么丰富。对于文学来讲呢，形式这么多样，这么有意思，这么细致，就像跟好朋友聊天一样的，包括聊的最秘密的话，都可以写。我有时候写得得意的时候，我会哈哈大笑。我在意大利那个家，在三楼，我女儿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得意，写了一段得意的东西就笑。画画我没有笑过，做雕塑时也没有。”

黄永玉的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书中这些中国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漫长年代的相遇、相识、相知中，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轶事，一路娓娓道来，著者莞尔，读者会心。当你合上书卷，你会看到封底上有这样一段话：“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了。”于是，你会为自己终于没有错过书中的这些老头儿感到由衷的幸运。

而《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早在上世纪40年代，黄永玉就曾动笔写这部书，但未能如愿完稿，从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到如今，这部长篇小说的素材一直在他心里发酵、酝酿了60余年。最终，黄永玉在80多岁时，才延续起“朱雀城”的命运，80多万字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也得以于近期面世。

谈到为什么这么高龄还要执意动笔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黄永玉说：“像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从小熟悉的一些细微的东西，不写出来好像可惜了。”

在这部小说里，黄永玉娓娓道来他童年记忆中的家乡，而对于他经受的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他却心存宽厚地说：“我讲到我要写的这个东西，既然是历史，当然就要涉及很多事情，不过我有个观点，不露笑于某一个人，某一个事件。事件的发展不是用毒词，用诅咒来看的么，应该用正常的人情，更多的怜悯来看问题，我也挨过打，也好辛苦，将生活搞得很狼狈，回来教了几十年书，收集了一些珍贵的东西，一下全拿跑了，我想我的东西你怎么拿跑，心里感到有一种不太好过。那么归根到底得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那些人）愚昧，小气，贪婪，这有什么值得大骂特骂的呢？我可怜他，怜悯他，就是这样。我小说的情绪主干就是这样，不用谴责，老老实实地把事实写给大家，不要掀起一种激烈的情绪。我也没有提纲，我想什么就写什么。写的方法可能也有一点意识流的。”

作为一位知名画家出版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当代文学作品中插图最多的一本书。那些黄永玉亲手画的充满了湘西风情的绘画，和书中黄永玉带有湘西风情的独特对话，让这本书变得与众不同。

谈到自己的画风和文风，黄永玉说：“画画与写文章对我来讲，我都没有受过训练，这样，我写得就有缺点，但这缺点恰好会成为我的风格，我没有什么可以很严格管我的老师，所以我就比较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画画不影响文学，文学也不影响画画，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次出版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只是第一部，他还准备写两部，但是否能如愿，连他自己都不肯定，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后序中他写道：“这次出版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写我在家乡12年的生活，正在写的“抗战八年”是第二部，

解放后的这几十年算第三部。我人已经90了，不晓得写不写得完？写不完就可惜了，有什么办法？谁也救不了我。”

而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着在他100岁的时候，给我们呈现出他最新的著作。

（本文根据2013年9月17日，黄永玉与陈履生在《书香北京》节目中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作者小传

黄永玉：著名画家，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城沱江镇，土家族人。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中国画院院士，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其独具风格的绘画作品饮誉国内外。著有《永玉六记》《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但是往往经历青春这个阶段时，很少真正意识到青春的价值。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就像一条航船真正经历了大海的航行，要到港口时，重新再回望我们的青春，回望遥远的那种生命的最精彩的岁月时，才会发现青春对于每一个人留下的梦想和憧憬，对于人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我阅读，我青春



想念青春

沿我曾经遥望过时间
她就像迷雾中的晨星
闪烁着依稀的光芒
久远的事物是不是都已被遗忘
然而现实却又告诉我
她近在咫尺，这一切就像刚发生
褪色的记忆如同一条空谷
不知是谁的声音
又在图书馆的门前喊我的名字
这是一个诗人的圣经
在阿赫玛托娃预言的漫长冬季
我曾经为了希望而等待
不知道那条树阴覆盖的小路
是不是早已爬满了寂寞的苔藓
那个时代诗歌代表着良心